

大会
安全理事会Distr.: General
10 March 201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五届会议

第六十六年

议程项目 34、39、66 和 75

古阿姆集团地区旷日持久的冲突及其对
国际和平、安全与发展的影响

被占领阿塞拜疆领土的局势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
相关不容忍行为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2011 年 3 月 7 日阿塞拜疆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依照我国政府指示，谨提及亚美尼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2011 年 2 月 28 日给秘书长的信 (A/65/764-S/2011/104)。

此信企图回应我针对亚美尼亚武装部队大屠杀 19 周年给你的一封信，但这种企图笨拙无比。我在信中指出，亚美尼亚武装部队杀害了阿塞拜疆共和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霍贾里镇阿塞拜疆平民和保卫者 (A/65/755-S/2011/92)。事实上，亚美尼亚常驻代表的信再次表明他们处心积虑地公然捏造事实，亚美尼亚方面借此顽固地否认无可辩驳的事实，这些事实证明其应对在霍贾里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亚美尼亚共和国常驻代表试图指责阿塞拜疆进行“反亚美尼亚的宣传”以及煽动“对亚美尼亚人的仇恨”，并对霍贾里事件进行模糊事实、出于政治动机和毫无根据的解读，与此同时该代表不仅避而不谈欧洲人权法院和权威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表达的意见，而且也未能澄清该国高级官员和罪行直接参与者透露的口风，后者明确承认负有杀害霍贾里居民和守护者的罪责。

因此，亚美尼亚当时的国防部长，即现任总统谢尔日·萨尔基相没有一点忏悔之意地承认，“在霍贾里事件之前，阿塞拜疆人认为……亚美尼亚人不可能对平民动武。我们能打破这种[陈规定型观念]”，(Thomas de Waal 所著《黑色花园：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战争与和平》(纽约和伦敦, 纽约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第 172 页))。

在这方面, 应特别指出, 霍贾里事件发生之际, 正是亚美尼亚共和国总统担任非法的分裂主义政权“自卫队委员会”头目之时, 因此, 他也是武装占领该镇的人员之一。

亚美尼亚作家 Markar Melkonian 在他献给我兄弟, 霍贾里大屠杀凶手之一的书里, 详细记述了亚美尼亚士兵是如何杀害霍贾里镇平民的。他描述说, 霍贾里一些居民跑了近 6 英里, 就要逃出生天时, 被“[亚美尼亚]士兵追上。”他接着说, 士兵们“抽出挂在腰间很久的刀, 开始杀人”(我兄弟走的道路: 一个美国人走向亚美尼亚的宿命之旅(伦敦和纽约, I.B.Tauris 出版社, 2005 年), 第 213 和 214 页)。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为了回应亚美尼亚方面对 1992 年人权观察/赫尔辛基分部的报告所提霍贾里事件的严重误读, 该组织执行主任在 1997 年 3 月 24 日致亚美尼亚外交部长的信中, 指出如下: “[我们]认为应对平民死亡承担直接责任的是卡拉巴赫亚美尼亚部队。事实上, 无论是我们的报告, 还是《纪念》均没有任何证据佐证以下论点, 即是阿塞拜疆部队阻碍了阿塞拜疆平民逃离或向这些平民开枪”(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的信, 见人权观察网站: <http://www.hrw.org/en/news/1997/03/23/response-armenian-government-lettertown-Khojaly-nagorno-karabakh>)。

此外, 大众媒体报道中载有亚美尼亚侵略军开枪滥杀霍贾里居民和保卫者以及犯下其他暴行的骇人听闻的报告(更多信息可见 E/CN.4/2002/151 号文件)。

全面评估亚美尼亚共和国对阿塞拜疆共和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原因和悲剧性后果, 可绝对清楚地看出蓄意屠杀霍贾里镇平民和保卫者, 不是一个孤立或零星的行为, 而是埃里温官方广泛而有系统的暴行政策和做法, 其核心是种族优越感、族裔分化以及族裔仇恨的可憎理念。

阿塞拜疆共和国政府深信, 在国家一级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 运用现有起诉和惩处国际罪行的法律框架, 可确保对在霍贾里犯下的罪行以及亚美尼亚共和国侵略阿塞拜疆共和国的过程中犯下的其他重罪定罪, 并终止有罪不罚的现象。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4、39、66 和 75 项下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阿格申·梅赫迪耶夫(签名)